

## 来自伊拉克的声音

〔伊拉克〕 沙科勒·安巴里 易卜拉欣·格拉伊伯

〔也门〕 阿里·纳赛尔·穆罕默德

编者的话：自新中国成立之后，近代以来国家与民族备受侵略和动乱之苦的屈辱史，已成为渐行渐远的历史记忆。但是，当我们今天身为旁观者，面对着伊拉克这一“他者”正在重演着一幕强敌入境、民不聊生的历史悲剧时，这一同属第三世界的国家“国破山河在”的苦难境遇，也理应成为我们深切关注的一个所在。为了向广大读者呈现来自阿拉伯世界面对这一苦难而发出的真实声音，我们特组织了以下三篇译作以笔谈方式推荐给读者。希望此举不仅会丰富大家的视野，亦可使人们从这些声音中获得一些值得深思的启示。

沙科勒·安巴里：一个社会的历史演变往往体现于细节之中。处死萨达姆·侯赛因这被精心导演的一幕，尤其是行刑人员高呼的口号声，是一个重要细节，能透露出所谓“新伊拉克”的走向。无论在文化层面上，还是在这一幕的导演上，其手法都是拙劣的，因为这一“新伊拉克”的开始，选择在逊尼派而非什叶派节日的早晨。

首先，就我个人而言，我对萨达姆·侯赛因之流并不同情，他根本不该指望有比我们所见到的下场更好的命运。到现在我也并不同情他，因为正是他的愚蠢政策和滥施暴虐，导致我们成千上万的伊拉克知识分子常年背井离乡。我们总在梦想建立另一个伊拉克，一个没有萨达姆·侯赛因，远离战火和屠杀的伊拉克。事实上，大部分伊拉克知识分子，特别是流亡国外的伊拉克知识分子，都梦想

着建立一个暴力文化不再猖獗的伊拉克，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宽容的伊拉克，有时甚至对刽子手也宽容大度，以此掀开这个国家历史上新的一页。然而，萨达姆被绞死时拍下的短暂的画面，清楚地表明我们曾经企盼并坚信的理想已近乎虚妄。我们当初满怀希望期待着一个新的伊拉克，但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伊拉克文化正面临极端恶劣的处境，也许自20世纪初伊拉克进入现代以来，几十年之内都未曾出现过这样的状况。伊拉克文化正以创记录的速度丧失其理应具备的活力。今天，文化已不再是个人精神生活的必需。过去的四年给伊拉克的文化肌体烙下了不可忘却的印记，这些印记也许在近几年还不明显，但在将来很可能会凸现。在萨达姆政权倒台之前，由于战乱频仍、权力主导文化以及社会政治自由的缺失，大批作家、诗人、画家、艺术家迁居国外。大规模的流落他乡虽然总伴随着痛苦、失意、绝望和思念，但人们仍怀有些许希望，希望出现一个新的局面，能够消除独裁，建立一个相对开明的共和国。

从萨达姆被处死的录像中可以看出：萨达姆及其政党赖以建立的暴力文化，在今天的伊拉克仍然占统治地位，而且变得更加丑恶狰狞。我几乎会说，杀手还是那些杀手，不过在今天披上了宗教的外衣而已。萨达姆时期的暴力文化成为一种“国家文化”（如果这种表达正确的话）；而现在这种文化，则是窃宗教之名泛滥的暴力文化。我们没有听到对前一种文化消亡的欢呼，却耳闻了为后一种



文化胜利的喝彩。相比之下,前者似乎比后者更仁慈一些。因为前者给人们还留有一丝改变的希望,前些年我们就曾致力于此;而后者,则注定会将国家引向分裂。伴随过去四年的是灾难性的变化——杀戮和占领、国家濒临崩溃、恐怖主义猖獗、宗派主义瘟疫的蔓延,因此,大批知识分子为逃离死亡的漩涡而再度流落他乡。文化的主体已无力施救自己的母国。这一次,带有极端色彩的政治力量的愚狂正在使知识分子这一主体日渐被边缘化,让他们只感受到绝望,因为没有迹象表明国家的形势有丝毫好转。这是伊拉克近代史上,或许也是整个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流亡。在知识分子看来,国内的恐怖梦魇实属怪异,简单而言就是极端主义梦魇,任何人都有可能因属于这个或那个派别而被杀害。已被人唾弃的萨达姆时期的审判方式,现在转变成为宗派主义的审判,而宗派杀戮却被粉饰,乃至在萨达姆的刑场上都要颂扬某一宗派。

伊拉克的悠久文化、国内宗教人士的劝诫以及思想家政治家们的理智,都无法阻挡这场比霍乱还严重的瘟疫在社会中蔓延。宗派主义这把利刃,正粗暴地切割着伊拉克的社会肌体,割裂着已延续数百年之久的社会结构。在萨达姆被处死的那一天,宗派主义又具备了一种令人无法视而不见的官方色彩。

伊拉克人或许全世界人都这样解读那段录像:萨达姆代表逊尼派,处死萨达姆是执行死刑的宗派在向大众错误地传递某些暗示,也意味着处死一个从艾布·伯克尔接任哈里发时期就开始占统治地位的宗派。正如萨达姆当年为宣扬自己的民族种族主义思想而重写伊拉克历史一样,新时期的政府及受其保护的宗派,也在改写阿拉伯和伊斯兰的历史,以便符合他们的宗派主义思想,因为在他们看来,别人褫夺了他们的统治权已达千百年之久。

萨达姆当年的口号是:“笔杆子和枪杆子

有着同一个口径。”今天,剩下的只是那些丧心病狂的滥杀无辜者手中的枪口。当今的知识分子分为不同类型,代表不同立场,值得关注。萨达姆政权倒台之前,伊拉克文化可以象征性地分为海外文化和国内文化。而今,这种分类几乎要从伊拉克现实中消失了。今天的分类是接近战火的文化和远离战火的文  
文化。生活在燃烧的火炉(伊拉克)中的人们盼望着在条件许可时一走了之,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肉体生存的可能性正在降低。继续笔耕的人们好比手握火炭,处境堪忧,特别是那些愤怒地关注局势的人,他们试图抗拒逐渐将他们包围的极端宗派主义浪潮,抗拒来自报刊、卫星电视、政府大楼和街头民宅的令人心智窒息的气氛,以便看清楚这个国家在黑夜中发生的一切。有些知识分子信奉“说完就溜”的口号,但他们说的话不会使那些仍抱希望者果腹,不会使那些流亡者返回家园,也不会使已被丢在垃圾场的死者复活。有些知识分子是幸灾乐祸的,因为他们当初地位显赫,曾为暴君鼓掌赞美,现在终于远离了这片是非之地,他们还将继续利用宗派之争谋取一己之私。我们不愿看到的是屠夫成为牺牲品,而牺牲品又变成屠夫,这是悲惨国家丧失理智的标志。还有些人漠不关心,好像所发生的是另一个国家的事情,只是一份沉重的记忆而已,他们是在寻找忘却。比这些更可怕的是,和平之心在大声说话别人却听不见,即使听到了,这声音在政治、安全、宗派事务的嘈杂声中也无济于事,尤其是爆炸声、飞机轰鸣声和街道上的哀号声已经盖过了所有的声音。

怎么能让被蒙上双眼,头部中弹,被抛弃在垃圾堆的死者对和解政策满意呢?当伊拉克知识分子看到宗派暴力文化逐渐渗入法庭、刑场、报刊和对局势所作的或战战兢兢或置若罔闻的分析中时,他们怎能对新伊拉克感到满意呢?萨达姆的命运早已尽人皆知,他对各教派的知识分子、政界人士和平民百

姓犯下的罪行不可忘却,也不能饶恕。但是,要建立一种宽容和理智的文化,就不该再宣传复仇思想和忽视对人的尊重,哪怕是对罪人。人们看到的绞绳绝对无法拯救一个新的伊拉克,它只会导致更多的知识分子逃之夭夭,以远离打着宗派旗帜的宗派狂言。

已故的伊拉克思想家哈迪·阿勒维曾在库尔德地区遭化学弹轰炸期间选择放弃伊拉克国籍,并将自己的决定公诸报端。也许今天的伊拉克知识分子也需要做出相似的举动,不过以另一种方式:不是脱离祖国,因为祖国并没有对其子民犯下罪孽。祖国的河山依然如故:椰枣林、河流、炎热的夏季、嬉戏的儿童、多雨的冬季。有过错的是她的子民。所以,这次要采用另一种脱离,脱离所属宗派的纷争和与宗派主义相关的一切观点与立场,脱离惟我独尊的一切宗派主义的思想与倾向。(尤梅译)

**阿里·纳赛尔·穆罕默德:**时间已经证明萨达姆·侯赛因政府并不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政府与前任国务卿鲍威尔均承认了这一点,并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所犯的错误的道歉。鲍威尔称:“中情局的情报出现错误,不够准确,有时是有意误导。”英国驻联合国前任代表不久前也承认英国政府犯下了同样的错误。此后,英美那些曾经鼓动、准备并实施入侵伊拉克的有关人士纷纷表态:入侵伊拉克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想在伊拉克获胜仅仅是幻想而已。这些人中包括美国前任驻伊拉克最高行政长官布雷默,美国驻伊拉克大使哈利勒扎德,英国前任外长斯特劳(他也是发起这场战争的主角之一)以及拉姆斯菲尔德及他的接任者罗伯特·盖茨等。布什总统及现任国务卿赖斯最近也承认伊拉克局势的危险性。

我并不是给萨达姆·侯赛因辩解。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后,我就表明了 my 异见。1990年8月2日,当我听到科威特被伊拉

克占领的消息时,我感到萨达姆已被引入圈套,因为他刚刚结束与伊朗的战争,又陷入了泥沼,迟早会垮台。

萨达姆曾经幻想利用伊拉克的石油资源,倚仗他们自诩的“世界第四大军事强国”的武力,在地区与世界范围内发挥比纳赛尔总统更大的作用。萨达姆在伊拉克南部与北部分别作战,又挑起了两伊战争,入侵了科威特。然而,当美军兵临城下时,伊拉克军队以及共和国卫队最终不战而退,并没有像萨达姆及其幕僚所吹嘘的那样将敌人击溃在巴格达城外。萨达姆军事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军队将领临阵脱逃,令他陷入被围困、俘虏的绝境。

如果说萨达姆是陷入了圈套,那么布什政府如今则陷入了伊拉克的泥潭。布什曾以为伊拉克人民会用鲜花与香草欢迎他的到来,如今却事与愿违。无论是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言论,还是打倒萨达姆,在伊拉克传播民主与自由并将这一民主模式扩展到整个中东的口号,都没能掩饰他及其鹰派同僚想要统治中东地区,占领地区资源和战略通道的野心,也未能掩饰他们想帮助以色列极端势力挫败阿拉伯民族的意志并在精神上击败阿拉伯民众的意图。而这些阿拉伯民众至今仍在寻找一位民族英雄,不是率领他们卷入无休止的战争,而是带领他们在饱受贫困、黑暗、饥饿与殖民之后,实现民族、国家和人道的目标,在阿拉伯地区实现安全、稳定与繁荣。

今日伊拉克所发生的一切,恰恰证明了美国政府不了解如何与被占领国家和人民相处。尤以美国总统为甚,他丝毫不懂这一地区的历史与地理(除非是与油田有关的一切),而贸然想要改变一个他根本不了解的世界。他幻想着能像早先的英国人那样,用为数不多的士兵、微不足道的人力与财力损失,就换来一个庞大的日不落帝国。

美英军队入侵、占领伊拉克四年来,并未



给该地区及其人民带来他们曾许诺的胜利与稳定。美国人进入伊拉克,撕裂了伊拉克的人民与土地。如今的伊拉克,没有安全、独立可言,经济毫无发展,失业与饥饿现象泛滥,更别提什么民主、自由与国家统一。如今的伊拉克四分五裂,每个集团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假借联邦之名将伊拉克分裂。在萨达姆发动与北方库尔德人、伊朗、科威特的战争之后,美国人占领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垮台了,伊拉克人民期盼一个能带来民主、安全、稳定与繁荣的新政府。遗憾的是,今天又有更多的“萨达姆”出现在伊拉克的土地上,出现了多支军队、武装势力,极端势力将恐惧与恐怖散播到伊拉克四方。每日,伊拉克人民在枪声、炮声的陪伴下入眠,又在夺取无数平民生命的汽车爆炸声中醒来。伤痕已经深深地烙在“祖国”的躯干上。在伊拉克漫长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诸如此类的罪恶行径。恐怖主义的罪恶之手甚至触及了清真寺、什叶派圣寺与教堂,穆斯林与基督徒,什叶派与逊尼派,阿拉伯人与库尔德人、土库曼人都难逃其祸害。伊拉克——这蕴藏着丰富石油资源,有着完备经济基础和杰出人力资源的国家已被这场混乱搅得血流成河、饥馑蔓延,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仅为寻求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面对伊拉克的现状,我们每一个人脑海中都会浮现以下问题:1. 是谁在领导伊拉克的抵抗斗争?2. 是谁在发动各种暴力活动?3. 是谁在发号施令?4. 是谁在资助这些暴力活动?5. 谁有能力停止战火,开启对话之门?6. 应该与谁进行对话?7. 恐怖活动究竟对谁有益?8. 对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一切,人民抵抗运动应该持何种态度?9. 滥杀无辜究竟对谁有益?10. 在滥杀无辜百姓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某些势力?这种行为对谁有利?

这一系列的问题又引出了另一个重要的话题:怎样才能帮助伊拉克人民摆脱困境?

走出伊拉克这个大泥潭,需要一种敢于

走出黑暗隧道的勇敢立场,因为今日伊拉克烽烟四起,恐怖主义猖獗,世界各地的反美力量纷至沓来,它们借战争、“圣战”与“解放伊拉克”的名义,试图在政治、军事、心理等方面打败美国这一世界超级大国。我们现在几乎很难区分伊拉克人民的爱国抵抗与滥杀无辜的恐怖势力了。遗憾的是,美国并未从前苏联军队在阿富汗、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美国军队在越南的教训中获益。曾在越南与阿富汗发生的,今天正在伊拉克重演。

在巴格达沦陷的那一天,布什总统身穿战服,犹如孔雀一般骄傲地站在美国军舰的甲板上,谈笑风生,与他的士兵们合影,为自己在上帝的襄助下获得胜利而欢欣不已。他坚信自己是受上帝之托,担负着给世界人民带去自由与民主的特殊使命。但是今天,布什却再也笑不起来,因为他的军队遭受重创:死亡人数超过三千,数千名士兵受伤,物资损失高达数千亿美元。这些物质与精神上的损失导致民众对布什的支持率降到了最低点,一部分强硬派被迫离开政坛。在美国也开始出现理智的声音,一部分明智之士如贝克、汉密尔顿、卡特等人已开始寻找外交方式解决这场危及美国军队、经济、国民利益的危机。这些人感到他们的国家正遭受危险,每天都有美国士兵死亡,他们担心布什政府及强硬派所犯的错误会导致世界人民对美国的仇恨与厌恶。

贝克—汉密尔顿委员会提出了很多解决危机的重要建议,要求与地区邻国合作来解决美伊问题。对于这些建议,支持者与反对者各持己见。我担心的是,如果没有奇迹发生,仅靠邻国的帮助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因为恐怖主义正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方式在世界蔓延。我希望阿拉伯国家以及阿拉伯联盟能发挥各自作用,帮助伊拉克走出困境。因为伊拉克局势的恶化将对整个地区造成不利影响,并有可能引起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火山爆发。

伊拉克的统一是解决问题的要害,也是阿拉伯各国乃至整个地区的共识。在过去的历次战争中,尽管有部分国家反对伊拉克实行的某些政策,地区各国还是维护了伊拉克的统一,统一已经成为地区政策的基本主题。有些派别以教派、宗派、民族利益为借口企图分裂伊拉克,这种做法不仅对伊拉克不利,更对整个地区有着消极影响。伊拉克的统一并不意味着消弭伊拉克民族结构的各种特点,统一是符合地区国家和人民利益的。

伊朗、土耳其、叙利亚、约旦和沙特阿拉伯都十分关心伊拉克的统一、安全与稳定,因为这将给上述国家带来积极影响,也为美国摆脱危机提供了出路,在这一点上,美国、伊拉克与周边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各方对贝克一汉密尔顿报告的反应则清楚地表明,惟以色列极端势力不愿看到伊拉克的统一、安全与稳定。因此,今日美国若想走出伊拉克困境,其面临的挑战之一,便是它到底有多大能力使自己摆脱以色列因素的影响。

美国手握解决地区问题的钥匙,只有对阿以问题采取均衡的立场,而非一味偏袒以色列,才能解决该地区问题。美国及西方国家应运用自己的影响力,迫使以色列遵守并落实联合国的各项决议以早日实现和平。以色列已对美国政府、美国人民以及西方国家构成负担。全世界都知道,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利益及其人民的利益决定了需要同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我们并不需要一种偏袒我们的立场,而是要求一种坚持正义与公正的立场,只有凭借这种立场,才能根除动荡的根源,结束战争,关注人民的利益。我认为,盲目偏袒以色列,不公正地对待阿拉伯国家,在中远期内都将对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造成不利后果。我认为,根据联合国决议,尽快公正而全面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从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撤出以色列军队,落实联合国颁布的与中东地区有关的一切决议,为实现和平进程而首先进行严肃

的会谈,这一切,将有助于在伊拉克、阿富汗和中东地区实现安全与稳定,也有助于这一地区的发展与进步。

无疑,给予该地区人民物质上的支持将使他们摆脱贫困,并削弱恐怖势力的气焰。因为所有人都是热爱生命的,只有在他为争取高尚自由的生活或崇高目标时才会舍生就义;只有在人一无所有、毫无挂念时,只有当人的家园遭到践踏、尊严遭受侮辱、生命毫无意义时,他才会想到死亡。既然美国在这场战争中花费数千亿美元却未获得丝毫进展,那么美国理应改弦更张,实施国际发展战略,帮助穷苦人民实现民族振兴与发展,帮助他们摆脱贫穷、疾病的束缚。人民需要的是食物、药品、安全与稳定,而不是将巨资用以战争,为军队购买武器——这样的军队只是用来镇压人民而已。暴力只会滋生暴力!

在阿富汗战争、索马里战争、海湾战争以及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中花费的巨资,本来足以让该地区变成一片绿色的天堂,也足以让美国在世界上赢得美誉与诚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遭世人的唾骂与憎恶。(胡凯译)

易卜拉欣·格拉伊伯:伊拉克位于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半岛和伊朗高原之间,大部分国土绵延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著名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纵贯平原中部。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曾经孕育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苏美尔文明、巴比伦文明和亚述文明。

伊拉克人口现约二千三百多万,主要由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土库曼人、亚美尼亚人等组成。他们的宗教信仰互不相同,全国约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其中什叶派信徒要多于逊尼派信徒。

伊拉克历史悠久,公元前4700年就出现了城邦国家。公元前2000年建立了巴比伦王国,被誉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公元前538年,伊拉克为波斯帝国统治。公元656年,阿拉伯人占领伊拉克。公元762年,阿拔



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将阿拉伯帝国的都城迁至巴格达。在王朝最初的一百多年(公元750—861年),特别是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和麦蒙执政时期,伊拉克成为伊斯兰帝国的中心,势力范围从现在的摩洛哥一直延伸到印度次大陆,而巴格达则成为阿拉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在哈里发拉希德和麦蒙时期,首都巴格达建立了全国性的综合学术机构——智慧宫,它由图书馆、翻译局、天文台、医学和天文学学校等机构组成,被后世学者誉为“科学的源泉,智慧的宝库,学者的圣殿”,为阿拉伯—伊斯兰学术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自9世纪后半叶起,阿拔斯王朝逐渐进入分裂和衰落时期。公元1258年,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率领蒙古军队攻陷巴格达,杀死哈里发,王朝遂亡。

15世纪,兴起于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建立,很多阿拉伯国家相继成为这一帝国的行省,伊拉克也不例外。16世纪时,伊拉克由三个相互独立的行省——巴格达、巴士拉和摩苏尔组成,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一统这三个省份。巴格达作为三个行省中最重要的一个,在奥斯曼人的统治下,失去了昔日的光华,变得黯然失色。

奥斯曼帝国没有把伊拉克看成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三个行省的人民也没有自视为以追求独立为己任的民族。相反,伊拉克人民纷纷加入各个阿拉伯世界的秘密组织或其他政治组织的阵营。

1915年,英国军队占领伊拉克,以国际联盟的名义对其进行统治,这时三个行省被合并,中心设在巴格达。时任英国殖民部部长的丘吉尔在开罗召开会议,提议由被法国人废黜的原叙利亚国王费萨尔·本·侯赛因担任伊拉克国王。费萨尔同意这个提议,但要求

在伊拉克举行公投。公投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伊拉克民众接受费萨尔担任伊拉克国王。

这个时期,伊拉克国内的各股政治力量开始形成,这些力量由曾在土耳其军队服役的阿拉伯军官以及当地政治、宗教领袖和部落首领组成。此后,伊拉克国家宪法出台,该宪法赋予伊拉克国王组建或解散议会的权力,国王还有权任命总理,并在安全、财政以及实施和约条款等方面享有巨大权力。

1931年,联合国大会承认伊拉克为独立国家。次年,伊拉克获完全独立。1944年至1945年期间,努尔·赛义德<sup>①</sup>以伊拉克国王身份参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立,并参与了阿盟宪章的制定。1955年,伊拉克与土耳其结盟,英国、伊朗与巴基斯坦也加入该联盟,但是伊拉克国内反对派指责努尔·赛义德此举危害了伊拉克安全。1958年,伊拉克国家君主制被“自由军官组织”推翻,建立了共和制。伊拉克社会复兴党1968年发动政变上台,萨达姆·侯赛因在1979年成为该党领袖,实行了后来被世人诟病的独裁统治。1980年到1988年,伊拉克与伊朗因边界纠纷爆发战争。1991年1月又入侵科威特,并引发了海湾战争。最终,伊拉克军队被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击败并逐出科威特。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拉克实行长期制裁,并以联合国名义,借口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多次对其实施武器核查。

2003年3月20日,美国和英国等国声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且不与联合国合作,组织联军出兵伊拉克,伊拉克战争爆发。同年4月,伊拉克复兴党政权被推翻。伊拉克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胡凯译)

①费萨尔国王死后,英国人把费萨尔二世推上王位,但当时费萨尔二世年仅四岁,因此实际掌握政权的是效忠英国的努尔·赛义德